



沒有說出的愛

◆編輯室整理

屢講不聽的輕輕帶過，無稽之談的不必解釋……母愛，自然得理所當然，存在得不知不覺。然而唯有在學會念恩、打開卡住的心後，孩子才發現涓涓流淌的愛未曾停息。

那時

◆台北 慧晴

那時，我跟媽媽雖然同住一個屋簷下，內心的距離卻比地球與火星還遙遠。有時看到電視上母女相擁，會覺得那是我這一輩子都無法做到的畫面。儘管如此，在我小小的內心深處，是盼望媽媽能跟我親近的。有時，也試著想跟媽媽說心事，卻覺得媽媽的眼睛總盯著別的事，因為讓她憂心煩惱的事，太多、太多了……

我們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，爺爺奶奶之下，還有三戶小家庭，一共十五人，要共用一家的資源。家裡沒有瓦斯爐，洗澡得燒熱水，又只有一間浴室，所以我們做家事的速度要很快，才能

順利洗完澡。接著，一大家子的衣服都得等洗完澡，用手洗，再拿去晾。

媽媽是職業婦女，蠟燭多頭燒，忙不過來時，難免希望我這個長女能夠支援她。可是偏偏我是喜歡讀書不喜做事的小孩，老想把握時間多看點書。所以當我看得津津有味，媽媽卻叫我做事時，我就會用很不耐煩的口氣回說：「幹嘛啦！」可是，媽媽是很著急、很需要幫手，才會叫我的，又聽到我那麼不甘願的口氣，就會更氣急敗壞的催促：「快點！快點！叫了那麼多次還不來幫！」媽媽一急起來，就非要人馬上行動，

讓我很苦惱。

而且我做家事時，她還常在旁叮嚀：「妳怎麼這樣做？妳應該要這樣、那樣做。」我總是聽不進，覺得很刺耳，心裡嘀咕著：「什麼嘛，我已經做得不錯了，妳怎麼都不肯定我？而且，妳可以好好教不是嗎？不用一下子就發火呀！」尤其內心很不服氣時，甚至會想：「妳自己也沒多好啊，妳還不是常常被奶奶碎碎念！妳就會把氣發洩在我身上！」媽媽在外面是女強人，很得上司賞識，在家裡卻很受挫。幼稚的我，不但不想安慰她，反而覺得她不了解我，脾氣不好，一點都不溫柔。

婚後，婆婆跟媽媽一樣，會要求我做家事。苦惱與緊繃的關係再度上演，但這次比在娘家更慘，因為我已經不是一個逆來順受的小孩，而是一個高高在上的醫師大人了！我知道，外面事業再成功，如果家庭不能幸福，那是心裡永遠的傷痛與遺憾，我想改善，卻完全抓不到竅門。

出來……

這些生活的細節，她都殷殷教過我。而我都是用什麼態度對她呢？我都沒聽，我不在乎這些細節；罵我也沒用。最後，她親自幫我收拾。

媽媽年紀大了，頭髮白了，我也進入中年了，可是我的壞習慣，一樣都沒改。我對她這麼壞，她卻一直關心我。明知我聽不進，明知我會擺臭臉，她還是覺得要教我，她還是願意用她的熱臉貼我的冷屁股。一次又一次叮嚀，一次又一次忍受。

我開始試著寫信，跟媽媽談心：「親愛的媽媽，上次回來，我看到您爲了家裡的誰誰誰，做

直至進來福智學習，慢慢認識到「苦從不善生」，才有了改善。原來很多人際上的問題，不是別人有問題，而是我對應到他們的心態，充滿太多不善，充滿不滿、憤怒與怨懟。是我面對問題的心態，出了嚴重的問題，導致問題不能解套，反而越纏越緊。

其實身邊的人爲了我，付出很多。爲什麼我都只在乎不合我意的地方，卻從來沒想過要去觀察、體會他們對我的好與關心，甚至進一步去理解他們的困難、限制？他們跟我一樣，都是凡夫，會有情緒，會有傷痛，會歇斯底里，會發火，需要安慰與支持。我們是一樣的。

有一次回娘家，起床後，目睹媽媽正彎著腰，在幫我洗裝便當的袋子。她很用力的刷，好像要把那被我輕忽的污漬與髒垢，都刷洗到煥然一新。我盯著她的背影看，看得我鼻子都酸了。我的媽媽，爲我洗過多少次便當袋；叮嚀過我多少次，便當袋不要隨便亂放，要注意不讓湯汁漏

了什麼什麼，您的身影，讓我非常感動，我覺得您承受好多好多……很對不起，我以前不會想，您爲我好，教導我很多，我都沒聽進去，還對您發火，真的非常對不起您……」

媽媽的心，一次又一次，跟我的心碰觸到了，她越來越能告訴我她內心的真正的想法和感覺。我們有時一起抱頭痛哭，我流的，是懺悔的淚水；她流的，是辛酸、感動的淚水。如今，我們可以很親密的擁抱，上街購物，無話不談……

月復一月，年復一年，江河會老，我對母親的敬意與愛，只有越來越深。



堅韌的愛

◆台中 小潔

外公非常重男輕女，尤其是母親的一個哥哥在一次到濁水溪旁撿拾漂流木，被急流捲走身亡後，家中所有的農事重擔都落在母親肩上。

爲了家計，外公要她參加全省的稻子收割隊，好幾次在把一束束稻穀送進絞穀機時，因被毒日頭曬得陣陣暈眩，母親險些也絞了進去。外公甚至在她還未成年時，就託人偷偷帶到日本琉球農耕一個月。母親說農耕時整天收割甘蔗、三餐自己煮大白菜配飯；洗煮蔗糖鍋的休假日，得去清理地主家的糞坑、幫忙照顧他們的孩子。總之，「外勞」拚了命，用盡這個月的每一分每一

秒去賺錢。當一個月的農耕結束後，大舅到港口接媽媽時，竟認不出站在她眼前的妹妹——一個又黑又瘦、長滿痘子、不成人樣的女孩。

最令人辛酸的是，這一切的辛勞痛苦似乎是她爲了她不幸的婚姻預做磨練。父親在我們五、六歲時賭博成性，甚至染上毒癮，工作賺的錢都賠光喝光，還讓債主找上門來，母親要錢就遭到一頓打罵。最後，她決志拚死也要把我們養成人，於是體形嬌小、沒能受教育的她開始出外工作，紙箱工廠女工、縫紉褲頭、煮虱目魚粥、電子零工、大樓清潔員、餐廳熟食區主廚、旅館打

掃工作等她都做過。直到我大學畢業，回台中教書那一年，透過婦女保護聯盟協會協助，完成了雙親的離婚手續。

聆聽母親童年的苦楚，及一同經歷家暴的恐懼，我自許做個體貼善解的女兒，每週帶媽媽去大坑爬山，接著載她到弟弟家含飴弄孫，長一點的假期就帶她去國家森林區度假，平日買健康美食給她吃。我以為自己很了解母親的偉大，懂得盡孝報恩，但學習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後，日常師父教我看見更深的母恩，讓我看見自己所做的遠不及母親爲孩子付出的千萬分之一，更幫助我看見自己內心許多對母親的「不以為然」。

母親在農耕歲月的勞務，磨練出堅毅的意志、觀察思惟的智慧、不怕吃苦的耐力、紮實可靠的做事態度；她惜物惜福、省吃儉用操持家計……這一切美德，都已經爲我們做出最好的典範，我怎麼還自以爲是的要「教育」母親一些所謂的「新時代、新觀念」呢？

母親的固執是因爲當年的「擇善固執」，才能把我養大，讓我可以有福氣教書；母親的任性是因爲當年的「韌性」，才能靠自己的力量活下來；母親對外人的不信任感，是因爲承受四、五十年的不被疼愛、不受保護的陰影造成；母親高規格的管控我的行蹤，是因爲我的性命是她拚了命成就出來的啊！

「念恩這件事情，我們要一而再、再而三、不停的把它擺在心裡面，去體驗，去認識它。」謝謝師父教我要對母親的恩德一念再念、深深的在心裡體驗它，我便能益加同理母親所做的一切。「打從娘胎哇哇墜地，就爲我把屎把尿，終不嫌棄、也終不離棄，就算孩子的態度會有冷淡、憤怒、不滿、抱怨以對，她還是會一心一意、一直關心下去，百千萬遍的叮嚀、擔憂與照顧，永不嫌厭，直到她兩腳一伸的那一天爲止。」這個人的名字就叫做「母親」，就是我的母親！





阿婆身上的因果

◆台北 依宗



阿婆是我的婆婆，育有五男五女，兒孫滿堂。我喜歡跟著孩子稱她「阿婆」。她是客家人，個性勤勞又開朗，一早起床就開始工作，燒火、煮飯、種菜；有空還到後山挖筍子、曬筍乾，種花生、曬花生……自己吃還可以送給鄰居。

有一年暑假，我帶孩子回花蓮看阿婆。我跟八十多歲的她講佛菩薩的故事、因果故事：「如是因感如是果，種瓠瓜絕對不會生菜瓜……」她聽了笑哈哈！也跟我分享她的故事：「幾十年前，家裡養十個小孩，日子過得很緊，還好父祖

輩開墾很多田，勉強可以給小孩吃飽飯、上學。有一年開學後，在路上遇見堂叔的小孩，因為繳不出學費沒上學，我想辦法省下家用，幫助他趕快去上學。」我對婆婆說：「妳真好！」她卻淡淡的說：「我的孩子都很乖！很孝順！」

我不會講客家話，還好阿婆會說國語、台語，我們還可以溝通。她會放慢速度，跟我講祖先日據時代到東部開墾艱辛的故事、辛勤持家的故事……她往生好幾年了，有一次我跟同學分享婆婆的善行，先生對我說：「為什麼我沒聽說這些事？」原來有些故事，也要有因緣才能聽得

到。我和阿婆其實很少見面，偶爾回花蓮我常常靜靜的陪著婆婆，聽她和別人說話。婆家的門口是早期當地原住民回家或買賣常經過的路，用餐時間，婆婆會招呼每個路過的人：「食飯囉！」真的有些人就走進來吃飯、喝茶、聊天。我覺得他們很奇怪，阿婆說：「他們走回山上還要很久很久，吃飽了才有力氣！」原來阿婆招呼他們是真心的，他們也用得很自在！

阿婆是個很惜情的人，常會帶我們去探望他的兄長姊妹，有一次帶全部的兒孫、媳婦去頭份參加姨媽孩子的婚禮。突然來了一車老小，帶著大包小包的禮物說要找婆婆，其中有位老先生拉著婆婆的手，講了很多話，我一句也聽不懂。回家路上我問先生：「他們是誰啊？」

先生給我講了公婆熱心助人的往事：那位老先生是外省人，年輕的時候跟著部隊來到台灣，心裡一直想棄戎投農，所以想辦法從部隊退下來。可是當時光復不久，一個舉目無親的外省年輕人，在

保守的鄉下要投靠誰呢？問了很久都沒人敢接受，公公很有義氣就請他到家裡當長工，婆婆也把他當親人照顧，他也把公婆當親人，辛勤的工作，一住就是十幾年，直到成家立業才搬出去。過年過節一定會回來探望公公婆婆，把他們當成親長，當年祖父、祖母告別式，他還披麻戴孝送到山頭。那年，長工已經七十幾歲了和孩子住在苗栗，聽到婆婆到頭份，趕緊帶著兒孫來看婆婆、謝謝婆婆。

婆婆高壽又健康，八十幾歲還耳聰目明、身手矯健，能跟兒女們到泰國搭快艇、坐飛行傘；九十幾歲時，還能到處走走探望老朋友；只有最後幾個月因為造血功能退化，有貧血的現象，常常感到頭暈。我安慰婆婆：「您是最好的車子，一開就是九十幾年，又很少故障，這是因為您做了很多好事，好心有好報，很少有車子能開這麼多年喔！」婆婆回給我會心的微笑。我覺得自己很幸運，有一位慈愛寬大的「阿婆」，隨處積善的「阿婆」，很感恩她教我很多很多！

那份愛，永遠不偷懶

◆ 雲林 念慈

記憶的浪吞嚥所有的記憶，卻帶不走您給予我的那份愛，那份愛——永遠不會偷懶。

以前我不懂那份愛，心中只是埋怨，來到了日常老法師打造的校園就讀，才漸漸明白那份愛。然而，陰霾也漸漸在去年的夏天出現。

那天，我清楚記得冰冷的白色建築，長廊旁一張挨著一張的床整齊排列著，停靠轉角的那張病床上，有個熟悉卻又陌生的身影，您變瘦了。我走過去握住您冰冷的雙手，輕輕喊著：「媽媽，我來了！」

巨大的鐵門開闔著，我陪您進入手術等候

區，您握緊我的手說：「別怕！我會加油，妳也要堅強。」當我走出那扇門正想回首時，「砰」的一聲鐵門已闔起。

我求著，求著平安的報告，我想著，想著爲什麼是您？一星期後宣告的答案重重打在心頭，我不願接受事實，然而您卻開朗面對。

我陷入陰霾中，記憶裡的碎片逐漸形成跑馬燈，閃過一幕幕畫面。那年您黑髮仍在，健壯的身體也在，寒冷的冬天，東北風在我耳邊呼嘯而過，我冷得打哆嗦，身子不斷發抖。您遞給我一件紅色大外套，爲我披上，輕聲說：「孩子，穿

上吧！別讓自己感冒了。」這一句話不知迴盪在多少個寒冬裡。

有一回，我已回到了學校，您爲了鼓勵住校的我，再晚，再累，就是要把那封信寫完，送到我手中，那工整的字跡深深刻在我的腦海裡。

「女兒……女兒……」聲音把我從陰霾的深處中拉了回來，我望著您，您的黑髮已不再，健壯的身體也不再，映在眼簾的是因施打類固醇而腫脹的臉龐。我翻開您的筆記本，工整的字跡早已不復，只剩下歪七扭八的字塌在紙上，我不忍多看，將它闔上。

回學校的前夕，您陪我走在長廊上，緊緊的握住我的手，用著如棉花溫柔的音聲：「孩子，回學校要乖，要加油！我也會努力。」我點了點頭，靜靜感受您的愛，透過十指纖纖的溫暖大手流入我的心頭。黑夜的寒風拂過我的臉龐，外頭再冷，也凍結不了您給的那份愛。

走到了大門前，您握得更緊了！再次囑咐我：「孩子！要認真，懇親日我會去看妳。」淚水在眼眶裡打轉，我忍住，微笑點了點頭，千言萬語哽在喉嚨，什麼也說不出口，只能勉強擠出：「再見！有事要跟我說。」您微笑答著：「好……再見！」我揮了揮手，眼前的霓虹燈變得朦朧。

當我再度回首，那身影已消失，只留下正在開闔的門，以及來來去去的陌生人影。我的淚水沾溼了衣襟，因爲何時能再見到那背影，都是個未知數啊！

您爲了我，勇敢的接受事實，堅定的向死神宣戰，不畏生死的恐懼……對！我是您的孩子，沒有理由放棄自己，更沒有理由向死神、煩惱高舉白旗。

媽媽您給予我的那份愛，永遠不會偷懶。
我永遠想念您！
(於告別式)



撿到寶愛

◆台北 念恩

從小，我就告訴自己，長大要孝養父親，不孝養母親。然而因緣際會，我竟無法對父親克盡孝道，反而奉養母親至今。

自小父母都叫我「阿撿」，對兄弟姊妹則叫本名，我幼小心靈起了疑點，但不敢求證。十幾歲時，每次到隔壁理髮店剪髮，老闆娘總是說：「妳這條命是撿來的。」我問：「爲何？」她都要我回去問母親。但每當我問起，媽媽也總是說：「不要理她說的話。」

母親原本柔弱，但嫁入舉債度日的家庭，生活壓力加上要扶養六個小孩，被塑造出堅強、

火爆、急先鋒的個性。我偏偏是兄弟姊妹中反應最慢的孩子，以致生活中的應對進退，都趕不上母親的腳步，老惹她生氣：「怎麼生妳這麼笨的孩子！」而父親都會維護我：「她不是笨，是老實。」可惜父親常外出，少了保護傘的我幾乎是在被罵的日子裡長大。

父親希望每個孩子都能受良好的教育，而兄弟姊妹中只有我不需父親用鞭子逼，就主動、喜歡上學，因此很得父親疼愛。一心要栽培我的爸爸，只讓我專心讀書，不用工作。母親看不慣其他孩子爲了幫忙還債辛苦工作，所以一看到我放

學回家就罵：「妳最敢，讓全家人辛苦付出，供養妳讀書。」雖然我戰戰兢兢的以優異成績完成五專學業，但我謝絕了父親要我繼續上大學的美意，選擇在外地工作，實則想逃避母親的數落。

在外工作二十年，覺得一切順遂之時，疼愛我的父親竟往生了；母親因喪夫之痛，整整哭了一年。深切悔恨「子欲養而親不待」的我，爲了不要有第二次遺憾，翌年毅然辭掉台北高薪工作，選擇自家對面「事少、薪水也少」的工作，好就近照顧母親，陪她度過晚年。

回家與母親生活，是我惡夢的開始。除了因與母親的生活習慣、待人處世觀念差異迥大，常起爭執；最不能忍受的是，母親老愛罵：「怎麼生妳這麼撿角（沒用）。」尤其是我生病時，她都要奚落一番：「就是爸爸疼妳，從小沒讓妳吃苦，妳才不能忍痛，稍微怎樣就要看醫生。」阻止我看病。但大姊感冒，她就擔心著急：「妳怎麼這麼可憐，就是小時工作太辛苦了，沒好好照

顧妳。」這些話讓我怨恨不平，更懷疑我叫「阿撿」，真的是撿回來的。

這種生活持續三年，有一天我又生病了，同樣的戲碼下，我終於壓不住內心的怒火：「反正我就是沒妳的緣，得不到妳的疼愛，大姊才是妳的寶，大姊有權利生病，我就沒資格生病，就因爲我是撿來的嗎？」母親聽完嚎啕大哭，也和盤托出我叫「阿撿」的原因：

母親說我是在父親至金門當兵後三天出生的，一出生就生病，不吃奶，嘴唇長水泡，全身黑，帶到各處看診，醫師都束手無策。「妳怎能了解沒有丈夫在身邊，要依賴婆婆接濟生活而受限的辛酸？」原來阿嬤只給媽媽醫藥錢，沒車費的她只能抱著、背著襁褓中的我，徒步奔波。到了第三十五天，外婆告訴媽媽：「把孩子帶到台北的醫院看，若再看不好就放棄，讓她再出世吧！」母親清晨四點多便搭別人三輪車到台北等醫院開門，但九點多醫師看診後告知查不出病





困。於是媽媽抱著我哭著從台北回家，外婆無奈：「妳該放手，讓她出世吧！」說完，把我放在門外的小棺材裡，「只有我捨不得，畢竟妳是我懷胎十月生下來，我把妳抱出來，哭了兩小時，竟感動觀世音菩薩示現和尚(註)把妳給救活了。」

(註：篤信觀音的媽媽說，當她哭得肝腸寸斷之時，突然有一位「和尚」出現門前，用手伸進我的喉頭摳挖，我當下吐出穢物，便甦活過來。)

聽完後我恍然大悟：母親是愛我的！她以至誠的母愛，感動觀世音菩薩示現和尚救活了我，而她在月子中抱著我千里迢迢尋醫，所受的折磨與痛苦，如佛陀所說，即使我這一生用肩扛母親到死，都報不完她的深恩啊！

爾後，雖然母親在我犯錯時，生病時，或不合其意時，一樣會用她慣性的話語責備我，但我不再頂撞她了——在全世界的人都放棄我的時候，唯有她不離不棄，她是我的大恩人，我們是彼此相依的寶愛！

眼光，是你的智慧；
運氣，是你的福德。

